

走偏门  
你行你素  
折腾就灭你

# 偏门

小军◎著

# 之門

著名刑案作家小军最新力作

中国刑警灭罪系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





**保全**，是每一个**行走偏门**的人所遵循的原则  
**玩完**，是每一个**行走偏门**的人所必然的命运

任何犯罪团伙，原始积累都充斥着血腥和暴力，即使披上了美丽的外衣，仍然遮盖不住残忍、拼杀的扩张过程。

上架建议 畅销涉案小说

ISBN 978-7-81139-872-4



9 787811 398724 >

定价：30.00元



中国刑警灭罪系列

# 偏门

小军◎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
· 北京 ·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偏门之门 / 小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
(中国刑警灭罪系列)

ISBN 978 - 7 - 81139 - 872 - 4

I. ①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4292 号

中国刑警灭罪系列

**偏门之门**

PIANMEN ZHI MEN

小军 著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9.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---

书 号: ISBN 987 - 7 - 81139 - 872 - 4/1 · 101

定 价: 30.00 元

---

网 址: [www.cppsups.com.cn](http://www.cppsups.com.cn) [www.poreclub.com.cn](http://www.poreclub.com.cn)

电子邮箱: [cpep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cpep@public.bta.net.cn) [zbs@cppsu.edu.cn](mailto:zbs@cppsu.edu.cn)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---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# 引子

深圳市，宝安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。

一架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专机正等待起飞，四周已由特警设置了特别警戒线，荷枪实弹的狙击手进入指定位置……

十分钟后。

十多辆警车，警灯闪烁，快速驶向专机。

武警装甲车殿后，一字排开。

公安部刑侦局季东鸣副局长、广东省公安厅顾楚铭副厅长从警车上走下来。

深圳市公安局胡立雄局长向他们敬了个礼：“报告，犯罪嫌疑人已到位，请指示。”

顾楚铭说：“执行押解任务。行动开始！”

脚链着地的声音，很响，很亮。

犯罪嫌疑人的左右各有一名执行押解任务的特警战士。戴着头罩的犯罪嫌疑人，一个一个地被押着走上了舷梯，进入机舱，坐定。

河南省鲁西地区刑侦支队队长周方对犯罪嫌疑人宣布：“从现在起，进入非常时期。奉上级命令，将你们武装押送到河南，如有任何违抗行为，将进行特别处置。”

五分钟后，专机起飞。

## 第一章

云南省，某边境城市。

章小言说：“国内的枪，尤其是有编号的，不是我选择的范围。其他的，价格好说。”

枪贩子道：“这个不是问题，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道上的规矩是保持沉默，不过，先生这么爽快，还得提醒一下。云南，地处边境，各个卡子查得非常严。先生携带枪械，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谢了，两把五四式手枪，子弹必须供应充足，手雷有吗？”

“现货，现金。”

“说个数。”

“六千三百元。”

“我需要试枪”。

“合理要求。”

广州市，华侨酒店。

章小言刚刚洗完澡，座机响了：“先生，要不要‘特服’？”

电话又响起：“先生，要不要给你服务？”

“你他妈的烦不烦呀？”

“请你客气些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扔掉电话，章小言自言自语，“既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，装什么大个呀！”

三分钟后，门铃响起。章小言打开门，只见她——黄色的旗袍、顾长的身材、细柔的腰肢，瓜子脸、乌黑杏眼，长长的秀发如瀑，黑色高跟船鞋，衬着修长的玉腿。

“挺有气质的男人，怎么爱骂人，简直不配套。”

“你谁呀，你？”

“刚骂过人，记忆力这么差。”

章小言被美艳女人另类的表现激起兴趣：“骂你了，怎么着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

“能怎么着?”

“付出代价。”

“凭你，够使吗?”

“非常够使!”另类的女人从手包内掏出一把枪，枪口直对着章小言，“跪下。”

“我要不呢?”

“让你消失!”话音未落，章小言出手，迅速地将她的枪拿下。

“钢珠枪，还挺黑，这是会要人命的。女人玩儿枪?美女，多大的仇恨，你要弄死我?还有其他的招儿吗?不行，去叫人。”

美艳女人喘着粗气：“河南的?”

“河南的，怎么了?”

“咱是老乡。”

“喷吧，喷死了算!一口的京腔。”

河南口音脱口而出：“在北京上的大学。”

章小言说：“大学生呀?大学生还干这个?”

“你会不会说话?不会说就别说。干这个怎么了?丢人现眼是我自己的事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”

“是自己耍单帮，还是有人抽喜儿?”

“门儿清呀。”

“这帮王八蛋，够孙子的!挣女人的钱，太不地道，你叫什么?”

“丛慧”。

“这名儿不错。别白来，跟我聊天，挣一份。”

丛慧态度有所缓和：“你可亏了。”

“没事，这不是人干的活儿，挣点儿就收吧!哪帮人在控制你?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丛慧回答，“只是有事，他们能确保安全，抽点儿也正常。你懂路数?”

“你看呢?”

“不是善主，有一股杀气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。哎，这帮人是哪儿的?”

“咱们老乡。”

章小言问：“有多大成色?”

“统一可轮不上他们，划分各自的地盘。倒票、敲敲大头，也就这个，顶到天，帮人家收收赖账，替人出出头……”

“熟吗?”

“我靠着的，是他们的老大。”

“他不应该让你出来混!要是我的女人，决不让她受半点儿罪。”

丛慧解释：“只是互相利用。”

“他叫什么?”

“斧子。”

“名字就是砍人的。霸道吗?”

“指的哪方面?”

“对你，对手下的兄弟。”

“还成，挺直的，仗义没得说。”

“给我引见一下。”

“干吗?”

“给他当小弟。”

“拿我开心。”

“不是那意思。刚入道，怎么也得从头混，不可能一步登天。”

丛慧说：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”

“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要是刚入道的，算我走眼。”

章小言道：“到哪儿，说哪儿的话。帮个忙，落脚，得生存。”

“真成！住着星级的酒店，还说得生存，亏你说得出口！行，帮忙没为题，欠我一个人情！记着，想着还。”

“给你打个喜儿。”

“免了吧。”

“别，压点儿。”

“挺懂事。”

炎热的夏天，房内的电风扇忠实地工作着。

章小言一进屋，就感觉有七八双眼睛都在冷视自己。

“以前干过什么?”斧子如同讯问。

“没干过。”

“白丁儿！哼，吃偏门这口饭，可不是哪个人都能吃的。练过什么?”

“没有。”

老七旁边插嘴：“这儿不养闲人。”

章小言回答：“你们能干的，我同样。”

“犯口！小子，得扑上去砍杀。”

“反正得倒下。谁倒下，活该。”

二虎说：“嘴上霸气，并不代表你能立得住。得付出代价。”

“各位可以领着兄弟，边干边学。”

丛慧在一旁，眼瞧着这一切。她，被斧子抱住。

铁柄说：“哥儿们，能砍的今晚就试试。”

章小言一直在观察这几个货色，其中的一位始终一言不发，死盯着他。

章小言觉着这位应该是有些城府的。

果不其然，斧子发话：“稀罕，怎么着？”

章小言瞄中的人开口：“丛姐发过来的人，先收下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人，总得有一个特长，试试再说。”

稀罕一发话，自然没有人反对，各自散了。

丛慧挎着斧子的胳膊离去。

“嘿，别傻看了，你没戏。”

章小言回过神来：“我住哪儿？”

“咱哥儿俩搭帮。”

“您怎么称呼？”

“别您、您的，别扭。铁柄。”

章小言递上烟，点上。

铁柄吐着烟圈：“哥儿们，蹚这浑水可不容易，老得冲锋陷阵。你可得扛住了，是真杀真砍，刀不长眼啊！”

“来广州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四年了。”

“成绩怎么样？”

“万儿八千吧！一年就这景儿。”

“少点儿。”

“没辙，大哥从来是分三六九等的，到每个人的头上，也就那个成色。”

“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”

“人家是大哥，咱只是卖命的，有勇无谋，一脑袋扛俩肩膀上，跟着大哥后面混。”

“谁有谋？”

“稀罕，狗头军师。”

章小言暗喜自己眼力够使：“出主意？”

“只要是干事，全是他定夺，前后都设计到家，大哥只听他的。哎，哥儿们，你老这么问，不累吗？打住吧，没出息就混，当小弟的操心长白头发了。我正想问你呢！”

“问吧。”

“你怎么认识丛姐的？”

“缘分。”

“不想让大哥弄死你，此话到此为止，低头做人。告诉你，丛姐可是大哥的心尖儿，差半点儿事，全完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算我没说，以后还请大哥多提携。”

“没得说，全是哥儿们、弟兄。”

正聊着，外面敲门：“谁呀？”



“我，带上家伙！”稀罕的声音。

铁柄递给章小言一把砍刀：“走吧，活儿来了。”

广州市三元里，烂尾楼内。

斧子站在正中间：“赵四儿，你们辛八帮是不是特缺钱呀？”

高大威猛的赵四儿点着头：“没错，要不出来干什么？有意见？”

“划分好的地盘，为什么越界？”

“答案，你都说完了。”

“斗气儿还是谈判？”

“随你的便！不过，这年头得靠实力。你们七个，我们五十多个，力量比较悬殊。斧子，你根本控制不了局面！”

“是吗？我觉得有一拼。”斧子还真拿出了一把斧子，手滑着斧刃，“谁也不是吓大的，总得有人倒下。两分钟，给你个机会。”

辛八帮不含糊，赵四儿一挥手，五十多人奔跑起来，举着刀冲杀过来。

斧子这边正要迎上去。

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一名辛八帮成员腿部中弹，跪倒在地上，所有人刹住脚步，准备拼杀的动作全部止住。

章小言轻松地吹了吹冒着烟的枪口：“想死的，上来。”

寂静无声。

章小言夸张地竖着自己的大拇指：“犯狂，可他妈轮不上你们！不服气，就往上冲。没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偏门也如此，讲究道亦有道，破了信义，你狗屁不是。”

他继续说：“河南人怎么了？哪个地方没有败类，都一样。大家都是出来捞世界的，谁也别拿谁当菜。谁高高在上？扯淡。哎，姓赵的，心里不舒服，还可以往前冲。”

赵四儿说：“朋友，我们和解。”

“和解可以，得让我大哥定夺。”

斧子开口：“从此以后，不得迈出地盘一步，把你的人管好。”

赵四儿道：“完全可以。”

“再折腾，对你们不客气，直到给你们扫荡出广州。咱们走！”

转身离去，后边传来赵四儿的声音：“拿枪的朋友，能不能一起喝个酒？”

章小言摆摆手：“你没戏。”

一家海鲜大排档。

哥儿几个狂饮。丛慧也赶了过来，乐在其中。

“妈的，辛八帮也有今天！哥儿们，跟你喝一杯，解气！”铁柄一饮而

尽，“你，什么路数？枪不离手，出手就伤人？”

章小言不开口。

老七端着酒杯：“兄弟，有底气！”

两个人都干了，老七说：“铁柄，你多余问，行走道上，谁不扛个事。大哥，这回咱们这帮小弟中，又多了个兄弟。”

斧子说：“唔，有点钢骨叉子。”

章小言的眼光又落在一言不发的稀罕身上，这种沉默不语，相当可怕，同时也会构成威胁。

旁边，丛慧兴奋不已。她用欣赏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扫着自己带回来的男人。

这一切，都没有逃出稀罕的眼。

二虎说：“还是有枪过瘾，爱谁谁的，惹急了我就干你。大哥，咱们要是人手一支，广州咱们随便闯。折腾，可着劲儿的。”

稀罕猛然开口：“没别的，你早死两年。”他这一说提醒了斧子。

斧子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青龙。”

“青龙兄弟，今天这火候，合适。以后再有事，不能随便打枪，不然，道上的人会整天跟咱们打，全广东的警察也会跟咱们招呼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才行。枪是你自己的，好好保管。”

章小言点点头：“大哥，河南人在广州多吗？”

“不少，但都是零敲碎打，各自为政。一二十个算是多的，不成气候。”

“为什么不组织，或者统一？依大哥的干练，领导这帮人绰绰有余。”

稀罕插话：“青龙，你说这话未免大了。野心谁都有，得具备条件，刚来三天半，夹着点儿尾巴。”

章小言绝对能忍：“我错了。”

丛慧忍不住：“稀罕，你说话怎么老是那么阴呀？”

斧子拦住：“男人的事，女人少管。”

丛慧起身就走。

斧子骂着：“妈的，全是我惯的。”

稀罕劝着：“喝酒、喝酒！青龙，我是为你好。枪，是个好东西，又是个祸害，拿在手里可以与任何人抗衡，它还可以给人壮胆，让人肆无忌惮、惹是生非。在道上混，能力应该有，霸气不是一时，而是长期占有。那，才是学问。”

这一点，章小言认可。

电话打了过来：“斧子，挺能干的。”

四川帮老大杜铁：“收了位高手。”

“传得够快的！只是个小兄弟，不懂事，生一点儿而已。”

“生？不是一般的生，出手就伤人。怎么，听说是特种兵退下来的？手脚特别利落，枪法一流？”

“真他妈成。”

“怎么着？商量一下，我们使了，一年多少银子？”

“他太嫩，还得磨炼，生瓜蛋子。”

“没商量？”

“还是让他练练吧！”

“下周在深圳有个大局，借他用两天，这面子得给吧？一万。”

“成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“家伙呢？”

“不用带，我这儿备。”放下电话，斧子说，“兄弟，四川帮用你几天。”

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深圳的赌局，压压场子。”

稀罕接过话头：“一般这样的局，防范特别严格。先是官道上的，关系必须硬，不是输赢的问题，安全就是名声，必保。压场子，就是防止抢。这年头，全是内鬼，全是玩儿命的，必须绝杀。”

稀罕还说：“不错，刚露个脸，就名声在外，起点挺高，机会多多。”

斧子道：“我先走，稀罕派明天的活儿。”

斧子拍了拍章小言的肩膀：“兄弟，好好干！”起身走了。

稀罕派完活儿，大家继续畅饮。稀罕摆着手：“青龙，你过来。”

“怎么着？大哥。”

“跟你聊聊。”

“哎。”

“青龙，要不是这一枪，你藏得很深，不是一般的干家。”

“哪里……”

“跟我，用不着装。咱们哥儿俩推心置腹地摆到桌面上，畅所欲言。”

“大哥刚才还教我做人，况且，您现在的举动，并不符合您的风格，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何而来？”

“行了。青龙，把你那一套全部打住，咱们直截了当！”

章小言说：“洗耳恭听。”

稀罕说：“打从我出道，阅历无数，好汉见过，真正霸气的也有几位。只不过，英雄气短。”

“他们并不具备与社会抗衡的条件。”

“正是，打拼了十年，其结局——老的折了，要不就是倒下；新的成长，成气候了，还是折，还是倒下；一拨儿换了一拨儿，都是这个成色，真正出彩儿的，没有！”

稀罕端起酒：“你也许觉得，我心比天高，混到如今，还跟着斧子，只不过倒倒火车票，小敲一笔，追追水钱，替人当出头鸟……没错，现状的确如此，上不了台面，我不否认现实。这年头，时代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警察的侦查手段也在提高和上升，甚至，其他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准。作为我们，充其量只是个小角色，零敲碎打，小打小闹。”

章小言切断他的话：“您想说什么？”

“人，需要重新认识、重新调整，但做起来谈何容易？首先，志不同道也不同。现在的这帮人大多看重眼前，极其势利。其次，要想干大事，就得并着膀子一起干。贪生怕死、意志不坚强的，早晚坏事。把视死如归、能征善战的凑到一起，很难。”

“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、超强的反侦查意识。”章小言接过话头，“警察在提升，我们必须具备相应的对付能力，犯罪手段，更要升级。都是犯罪，有大有小，内外有别，纯职业犯罪才是最高境界。”

稀罕很兴奋：“等了多年，终于碰上青龙兄弟。不知你有何高见？”

“高见谈不上，我行走于你们之中，同样是寻找机会，从中找出合适的人手，大干一番。大哥的见识非同一般，断人断事极其准确，不失一位好的谋划之人。”章小言的话并非恭维。

“过奖，依你之见，咱们这些人当中，谁可以进入？”

“这事，两说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章小言说：“这帮人或多或少都背着案子，有勇无谋的占多数，需引导，看你怎么让他们上道。最关键的是怎么控制他们，我说的是有效控制。还有一条道，可行也实用——逼上梁山。推上去了，想下来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”

“十个手指头都不一般齐，真正够格儿的没有几个，一旦失手，或者救个活命，一撸全完。”

“容易，关键时刻掐死。核心不让他介入，不容他摸清脉，相互牵制，一旦苗头不对，对不起，舍卒保车。不是哥儿们不仗义，而是‘共军’太狡猾。”

“斧头呢？”

“您怎么看？”

“别您啊您的。他，仗义是够了，没有狼心。他看似挺猛，也往前冲，但是前怕狼后怕虎，优柔寡断。他前三脚还行，再往后，越干越抽抽。财路上小气，分人分得太清，招人恨。所有黑招，不见得能往上扑，镇不住人，根本无法干大事。”

“放弃？”章小言反问。

“英雄所见略同，这个阶段有什么打算？”老谋深算的稀罕居然心甘情愿地靠拢章小言，并且十分上心，完全是两种做派。



“看一看，踩踩点。另外，在兄弟们当中选几个。你待的时间长，应该有所了解，接触一下，过过话，千万别惊了斧子，不然，还没干倒弄来一身臊。”

“还说呢，丛慧瞄上你了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放心，我眼睛不揉沙子。兄弟，千万别因小失大，女人，有的是。”

“放心，我有分寸。”

“不过，真到火候，确实喜欢，那就拿下。男人本色，哥哥支持你。一旦成熟，如何脱离？”

章小言盯着稀罕，毫不含糊地说：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兄弟情义，道不同自然各奔前程，他会想通的。选人的事，尽量用知根知底的。你多费心，相互通气。赌局，只是压压场子？”

“一般没什么意外，去应付几天，就回来。越是大局，越安全。”

## 第二章

斧子把事看得挺准，瞧着丛慧换睡衣：“怎么？有想法？”

“你想干吗？”

“是你眼睛在放光，碰上个小崽儿，心就动了？他还没到上天的地步。”

“有劲儿吗，你？”

“好，算我没说。明天有个活儿，你得亲自干。绝对的款爷，有个百八十万的。”

“就这点能耐，让女人出头，算什么男人？”

“弄到钱就是真格儿的。”

“真有出息。”

“你的钢珠枪呢？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交出来。”

“不给。”

斧子警告说：“我可告诉你，那是给你防身用的。千万别胡来，别以为拿个家伙就壮胆。那是雷，弄不好就炸自己！”

丛慧满不在乎地：“女人正当防卫，谁也管不着，受法律保护。放心，死，我也不会拉着你的，自己的事自己扛！”

“不知道自己是吃几两干饭的，当年，你什么样你不比谁清楚。”

“是，没错，长硬了翅膀。”

“赶紧飞。”

“早晚有一天。”

斧子是真没辙了：“行了，明儿还得折腾，省省力气，留着精气神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章小言返回广州。

铁柄一见：“枪神回来了，在深圳没撂倒几个？开个玩笑，兄弟，这几天有点儿小变化。”

“什么变化？”

“大哥让丛姐出头，敲一个百万身价的，不承想，被报了案，大哥和丛

姐‘跑路’了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兄弟，别激动。这个地方非常保险，只有军师一个人知道。”

见章小言转身走，铁柄一把拦住他：“沉住气，稀罕未必会告诉你。任何事，只有时间才能说明一切。”

“警察找上门来了？”

“没有，有人指认丛姐，是她的小姐儿们通的风、报的信。”

“你们怎么没动？”

“大哥说一个人就够使了。其实，是‘鸡贼’，不想让弟兄们发财，自己吞。”

“怎么现了？”

“警察把给他报信的酒店服务员抓了，监控上还有录像，两边一对质，没跑。这倒不错，群龙无首，天天可以死睡，还可以泡妞。”

“有那么自在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包括稀罕在内，所有的兄弟都是当地的王爷。跑出来混，要不是捞世界，谁买谁的账。都想当大哥，你也得有份儿。做到家，成！做不到的，狗屁不是。道上混的，真正有几个生死朋友？”

“不见得。”

“兄弟，没吃过亏吧。”

“人都有一怕，分怕什么。”

“听不懂。”

“人控制人，最可怕，也最有效。”

“扯淡！控制我的人还没生下来呢！别云山雾罩的了，咱们喝酒去。”

“别去了！”稀罕急匆匆地赶到。

珠海市，怡景湾大酒店，豪华套房内。

铁柄横卧在大床上：“真他妈的舒服。有钱就是好。”

老七的腿架着：“废话，五星级，那房间标着价呢，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天。”

“什么主儿，这么大方？杀人放火？”

“保不齐。青龙，那破地图有什么可看的？”

章小言应付：“无聊，随便翻翻。”

铁柄纳闷：“以往是扑上去就得，这回可邪门，好吃好供着，该不是出头弄个偷奸的？女人绝对是祸水。”

“能称得上男人的，为数不多。”冷冷的女声传进来。她，着黑色职业女装、黑色高级丝袜、脚蹬黑色高跟船鞋，修长的玉腿、长长的披肩发，冷艳动人。她身后跟着两个保镖。

稀罕赶紧站起：“麦老板？”

“麦嫔。幸会，斧子没到？”被称作麦老板的女人道。

“他那边有点儿麻烦，派我们过来。”

“这几位？”

铁柄直接顶撞：“不行吗？”

“你，看着就不行。”麦娴马上回敬。

铁柄刚要发怒，被稀罕制止。

麦娴正色道：“我所需要的，是将交易做成功的人，而不是砸锅的。”

稀罕回答：“当然，替人消灾，物有所值，不然，都回去洗洗，睡了。斧子不在，这帮人仍然胜任。”

“这样最好，有没有无关的人员，请回避。”

铁柄又多话：“都是替你玩儿命的。”

麦娴连理都没理：“我有一批金货，需要出手，澳门派人过来交易。你们的任务就是防范，促成生意顺利进行。”

稀罕问：“多大成交量？”

“三百万。”

章小言的眉毛动了一下，很快又垂下。

“在哪儿交易？”

“拱北。”

“拱北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炮台山公园。”

章小言脱口而出：“选择这里出手，什么目的？”

麦娴禁不住看了他一眼：“这是他们的要求，离口岸近一些，公园里游客多，不引人注目，也容易回撤。”

“往前五百米，是武警第五支队的驻防地。”

“已经考虑进去了。正因为是武警驻地，他们才不会敏感。眼皮子底下，才是最安全的。”

“理论上是这样，一旦出现黑吃黑的事，一交手，必定会被包饺子。”

麦娴美丽的眼睛死盯着章小言：“需要更改？”

章小言说：“相信你的直觉、你的第一选择，往往，它是对的。”

“定盘！”一支玉手伸出，指着章小言，“你，那天跟着我。”一扭头示意了一下，然后飘然离去。她手下的弟兄将三万元的订金放在了桌上。

铁柄冲着她的背影：“呸！骚娘儿们，真是他妈的财大气粗，拿钱砸人。哪一天，老子砸你。”铁柄转身冲着章小言：“青龙，你中榜了！”

稀罕摆着手：“打住，青龙跟我出去办点儿事。”

一家酒吧里。

“怎么弄？眼前的肥肉。”

“这块肉不能吃。”章小言铁定地回答。